

甘肃境内党金果勒河的某些段落像是被世界的辖区抛弃了,荒芜,河水自己结着冰,有些河段横着生锈的铁桥,水泥墩模仿着大地在开裂。废墟般的河床上全是藏石者看不上眼的卵石,就像庄子说的那种散木,由于平庸难看无聊而丰盈长寿,很难利用,因此得以持续着亘古的大野大荒。这个世界已经不荒凉了,荒凉成为大地上的罕见之物,人类疯狂地盘算着每一寸土地的价格,并且刨地三尺。

河岸的窑洞里北魏留下的佛教壁画、雕塑,那些泥塑的菩萨在黑暗的洞窟里望着早春的冰雪冷笑。人迹罕至,从前曾经香烟缭绕,袈裟飘飘。洞窟里,千年前的色犹在,形状

在,仿佛一切在刹那间死去然后永远复活,复活之色不是灿烂光鲜,而是安静朴素。人类的一切业都朝死亡而去,复活的只是不朽的部分,没有肉体只有灵性的部分。那些创造了不死之物的匠人已经消失,他们的创造之物与大地的造物并列于永恒。河床两岸,峭壁并列,如被冻结的象群。它们不是大象,但是暗示出某种笨重,迟钝、庞大、温暖和无意识。与洞窟里的塑像是一致的,神性突

于无意识。党河在这些幽暗之象的注视下,藏着波浪,只听得见冰层下面某种激进者在哗响着,犹如革命的前夜,洪流就要来了。我在峭壁下面走,总

上海是我国银楼业的发祥地。它的兴衰荣枯是上海滩百年风云变幻的真实写照。

1644年,日升金铺在上海华亭(今松江)创立,这是老上海第一家银楼。1773年,杨庆和银楼在今南市地区的庙前大街开设。10年后,老庆云银楼在城隍庙方浜中路开市营业。至1852年,凤祥裕记银楼(今老凤祥)、东来升银楼、景福银楼几乎在同一时期位于南市小东门方浜路上

老上海的银楼

朱争平

期间将分店开设到了上海的方浜路。1901年,麒麟派创始人周信芳的岳父裘氏开办的裘天宝礼记银楼在山东路开业。此后,方九霞、宝成、费文元、庆福星等银楼也相继开张。当时上海的银楼主要经营妇女金银饰品、金银器皿和黄金销售。至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银楼林立,极盛时达400多家。为了建立和规范上海银楼行业的信誉,杨庆和、老庆云、凤祥、裘天宝、景福、宝成、方九霞、费文元、庆福星等9家在上海滩信誉较好的银楼,于1896年在南市大东门花团街建造银楼公所,时人称其为“大同行”。这是老上海最早的银楼同业公会,也是当时上海唯一的银楼团体。银楼公所积极联络和协调各银楼间的关系,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服务规范,既大大提高了上海银楼的声音,也促进了金银工艺技术水平

的提高。与此同时,银楼公所内部金银通兑的措施促进了区域内贵金属的融通交易和定价机制的完善,为上海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黄金交易和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说老上海的银楼,不能不提老凤祥。老凤祥的前身是1848年在上海大东门大街创建的“凤祥裕记银楼”,1886年迁址今南京东路山东路口,1908年迁址今南京东路432号延续至今,现为老凤祥总店。老凤祥银楼以制作金银首饰、珠宝钻石闻名遐迩。其银器和银制礼品精雕细刻、高雅华贵、口彩吉利,深受顾客青睐。20世纪前半叶,老凤祥的掌门人费祖寿先生积极倡导精于产品、诚于服务的理念,以独到的经营思想和服务特色,使老凤祥银楼傲视群雄。抗战爆发前后至上海解放前的10多年间,上海银楼受时政和战争的影响,几经起落。1948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再次废止黄金买卖。银楼所有金条,均需遵令上交国家银行,违者以黑市买卖按律论处。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楼业再次遭到空前的打击,被迫停业。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加强了金银的控制,颁布了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银楼只准按规定价格出售,不得再行收进。上海银楼恢复经营后因存货售完收盘歇业,老凤祥等银楼转为国营。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银楼业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1982年,豫园商城城隍庙大殿内开出的黄金饰品专柜,是国务院批准国内恢复销售黄金饰品后上海开设的第一家黄金饰品零售店。1993年,亚一金店开张。目前,“老庙黄金”、“亚一金店”已成为中国黄金珠宝业的龙头企业。



担心它忽然就垮塌下来,大地的泥塑,峭壁里面含着沙和大小不一的石头。枯掉的芦苇。风在远处环绕着一些细沙舞蹈。我就像是远古之人,那些古老的灵感再次降临,游牧者如果要安顿在此,马上会想到穴居。在沙石的岩壁上扒个洞,钻进去,就是后来为诸神造像的信徒,想到的也是穴居。党河岸上那些神龛,其实就是家家户户,“仁者人也”。神是在觉醒的产物,文明的深邃和高妙,但是一旦要将那形而上者安顿成形,人们想到的也是穴居。神是想象出来的,但要安顿在世界上,也必须有个龛,任由诸神在荒原上风吹雨打的

不多见。天地无德,但是仁者人也,穴居的神,将诸神安置在家里,这就是仁。到了后来,中国文明高明到将

诸神迎进日常生活,苏州园林就是典范。明式家具的高妙就在于它既是家什,也是神龛。20世纪60年代,模仿西方的陈旧知识,将神从家中驱逐到荒野、广场上,这是中国文明的灾难。英国荒野上的石头巨像、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赤裸于荒野,这是文明的不同。赤裸于荒野,因为这是一种命令,它的安危你无需操心,你的人性、堕落、原罪无法比照它的神性,照它的经执行就是了,改就是了。耶稣、佛陀都是流浪者,中国的神不是荒野上的浪子,是在家的。就是佛陀流浪到中国,也要为他安个家。穴居的神,也暗示着庇护,它庇护我们,我们也要庇护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与诸神商量,止于至善不是教条观念,而是需要

每时每刻在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中一次次接近的,所以要“吾日三省吾身”。

神性、至善只能在世界这个场中感悟,体会,抵达,它不在偶像里,也不在教堂里。西方思想在20世纪觉悟到此,所以克尔凯郭尔说,上帝就是行动。杜尚也觉悟到:生活就是艺术。中国之神从来不在荒野上,它们是家神。以它文明的图纸来中国大地上找,神永远找不到。

党河是荒原上的一条裂缝,沿着悬崖边走回到荒原上,大地无边无际,一派苍茫。电线杆子迎风扯着一根线,仿佛在艰难地行走,国道苍白无力地穿过原野,似乎就要被戈壁滩吞没,看不见一辆汽车,这些不可一世的机器躲起来了。

余墨

鲍尔吉·原野

一
登山家爱德华·希拉里在遗嘱中写道:“把我的骨灰放到家乡的海里,它们会被浪头卷到岸上。”

有意思。爱德华想往的家乡的土地(岸),可为什么要把骨灰放进海里呢?是为了被涨潮的海水推上岸吗?直接埋到岸上岂不更如意?我推想爱德华爵士虽为登山家,最向往的还是大海。那么,他为什么不去航海而要登山呢?这是一个谜。人生没有什么“为什么”。许多人做的事以及做的非常好的事,都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爱德华向往海,身后终于全身心投入大海。在这个大愿望里面还藏一个小愿望,盼望委身故乡大地,于是有了这么一个诗意的遗嘱。人生的矛盾无处不在,即使骨灰——这种近于无的“有”——也要分出几个念头在上面。他的骨灰后来被撒进故乡的海里,有没有一些粉末被推到岸上,谁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骨灰随浪拍在岸上,渗进泥土。

二
歌唱家李谷一的女儿在电视上说,她小的时候不喜欢妈妈的职业,“家里来好多陌生人,进屋就唱。”

进屋就唱,这是何等喜人的情形。家里人嫌烦,可是,上哪儿找这么有趣的情景呢?我觉得这算得上幽默。上李谷一家请教的人如果不唱,失去了登门的价值。而唱,确实有一点点唐突,这里不是剧场。我想象那些忐忑的学生们,八方辗转进入李府,为节约李老师时间,进门就得启喉歌唱了。不这样,怎能得到指导呢?求教诗艺的学生拿诗稿给诗人看,求画艺的拿画给画家看,我觉得“进屋就唱”最好,真是亲密无间。



现在是写一写我们小外孙的时候了。是否因为太可爱了?但这还成不了理由,因为任何一个做爷爷或外公的都对隔代宝贝钟爱有加。可巧我们这个小外孙看来确是与众不同,他的笑尤是一绝,迷死人。

这并非说他在家里特别乖巧,不不,恰恰相反,我们扣他一项“破坏分子”帽子,亦可见他小顽童的本色。不过,大概一两岁这个年龄段的小小孩多半都有这个过程吧。我们的小外孙才22个月,还不会说话,正处在似懂非懂之时,但妙也妙在这个似懂非懂。且不说买来电动玩具汽车转眼间便相继“残废”,他还动不动就扔东西,真是抓到什么就扔什么,防不胜防,扔得一天世界。除了扔还砸,尤其是玻璃器皿接二连三被砸碎,这一来麻烦就大了,也造成危险。而最让人哭笑不得的,起码有两次干脆脆地把手机扔到水盆里,害得他妈妈惊叫不已。你大惊失色吗,那就正中他的下怀,他会神定气闲地回过头来看着你,分明有几分幸灾乐祸,却是一脸无辜,这个坏东西。说实在的,这阵我很怕小东西光临我这老外公的寒舍,哪怕不过夜。等他几番折腾之后,他终被他妈妈塞进车里扬长而去,剩下一个开过刀的老者站在一片狼藉之中。不过,收拾留下的残局,我倒反觉有几分轻松,你说怪也不怪。

小东西到了外头,就像换了一个人,绝对温良恭俭让,老实、善良到了极点,只有他被人欺负的份儿,而自己是闷雷不会动手回击的。他若拎个小塑料桶,去社区儿童乐园的沙坑里玩沙了,一转眼,桶啊、铲子啊什么的都会被其他小孩“瓜分”,而他却处之泰然、满不在乎,自顾自朝着空中挥舞着地上捡的细树枝,津津有味,自得其乐。

有一回,小外孙睡完午觉,我们一块儿在儿童乐园疯玩了两个小时,已近六点该打道回府了。就见我们楼下空地上,有几个陌生小男孩摆开阵势在踢球。此前从未有人在这儿玩球,这可把小东西乐坏了,瞬间又点燃了他疯玩热情,在“战场”上跑东跑西,不亦乐乎。在阳光下肆意奔跑、跳跃本不是坏事,但现在我担心,孩子不懂闪避,万一被球踢中要害那可如何是好!我开始劝说,继而不得不软硬兼施但都不奏效。我有点恼火,就想硬来了。未料,小东西也有招,干脆“以暴制暴”,赖在地上大喊大哭,就是不走。正这样僵着,便有一面相挺厚的稍大一点的孩子安慰我:让他坐着吧,没事事儿的。说着,就和他在一边坐下,小外孙亦乖乖地坐在他边上,小手让这男孩握着。我灵机一动,请求这小男生帮我把小东西“押”送到电梯间,小男孩乐于从命。告别时,小外孙想要跟他拥抱,又凑上前简直像要亲一亲他。

瞧他这憨态恋恋不舍的样子,我又好气又好笑,暗叹我虽忠心耿耿,但还无足够魅力让小东西服从。

我常常久久地呆望着我的小外孙,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欣赏着他的笑,倾听着他“唱歌”,心里满是感动。当然,两周岁不到的这样一个小生命,须一刻不停地照着看了,带起来是特别辛苦的,但一生中特殊的温暖、安慰和幸福、一种天伦之乐也蕴含在其中,不是吗?我们一生中恐也仅此一回了。

我在想,尽管我小外孙还不会说话,但我敢说他心里一定乐滋滋的,认定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大家都相亲相爱,小姐姐、小哥哥们都喜欢他,都跟他好,也愿意亲近他们,张开双臂去拥抱他们。

我担心的倒是等他将来懂事了,知道这世界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怎么办?但我转念想一想,这世界当然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每个人努力一下,总可让这世界变得美好一点、温暖一些。

我们这些做大人的,多去掉一些自私、自我、贪婪,从而让孩子们少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应当有可能做到吧。

我的这个小外孙

童自荣



十日谈

端午的真爱,请看明日日本栏。

亲子共读之美

无字也动人

蒋璐

四瓣,在纸中间钻了个小眼,把四瓣串在尾巴上,尾巴末端打个结,就成了风车,风一来,小老鼠就优哉游哉上天了……想象力出人意料。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书是睡前必读。一开始是我讲,松默默地听。再后来,记不得是哪一天开始,松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着对画面的理解。看到小老鼠啃纸的画面,他有时说:“小老鼠肚子饿啦,又找不到东西吃,就吃纸。”有时又说:“小老鼠牙齿疼,所以吃纸。”又有时说:“小老鼠想知道纸后面有什么,就想把纸咬开!”

我最开始是欣喜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提高,后来就开始惊讶于孩子的想象天马行空,也惭愧于自己每次总是直愣愣地沿着走惯的思维胡同

说:“小老鼠在啃纸,他要干什么呢?”一边说就一边想略过这在我看来没啥内容的一页,进入下面的“故事”环节。同时也感叹着无字书的奥妙——由于没有大人先人为主的“讲授”或是声情并茂的“朗读”,把孩子的思维框在既定的区域

中,他们反而可以更尽情发挥,让自己的思维信马由缰,随心解读画面传达的意义。

就这样读着读着,我又发现了一个小变化。有一阵子,松自我意识爆棚,不喜欢和不熟悉的人靠近,不喜欢和伙伴分享,天天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不要,不要”,以及“这是我的”。每次读到这套书中《房子》那本某页,一只小老鼠用纸搭了一个房子,另一只小老鼠口衔蓝花一朵站在门口,眼神期盼。我说:“小老鼠问,我可以进来么?”而松总是毫不犹豫

地指着户主老鼠回答:“他说不可以,没有空位子啦!”语气坚决而排斥。这些天,再翻到这页,我还是那样问,松却笑眯眯地答:“他说欢迎欢迎,我们一起玩吧……”有一次居然说:“快进来吧,外面要下雨啦!”细想想,最近他的“要不要”确实少了很多,和小朋友玩的时候,虽算不上热络,但也不像前阵那样“生人勿近”。

就这样,一本通篇无字的书,带着我,悄然窥破了松内心微妙却有成长。他似乎借小老鼠,投射和传递着自己的快乐、恐惧、渴望、失落等情感……而我,又借这只小老鼠,借着没有“引导”,没有设限,没有“应该如何”的共读和倾听,多读懂一点点这小小的人儿,日益复杂丰富起来的情感和内心。